

<<大风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风歌>>

13位ISBN编号：9787229008000

10位ISBN编号：722900800X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李硕儒，张伟佳

页数：5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大风歌>>

内容概要

历史巨著《大风歌》以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长安为背景，展示了从西汉建业至汉文帝去世近半个世纪的宏伟篇章。

各重要历史人物从刘邦、吕后、韩信、萧何、陈平到汉文帝刘恒乃至幼年时的汉景帝刘启等均有出场。

情节转承大开大合，气势不凡。

两千一百八十年前，西汉王朝的孝文帝刘恒崇尚勤政节俭、以仁德治天下。

在他执政的二十三年中，对内，废除自商周以来施行的黥字、刖脚等残酷肉刑，废关传，鼓励农耕，发展人口，是历代封建王朝中第一个在全国全免田租的皇帝；对外，一面坚持与匈奴和亲，一面屯垦戍边、强边固土，他与继承他帝业的儿子刘启统治的时期，被后人称为文景之治或文景盛世。

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刘彻走向鼎盛强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这是汉唐盛事的开端，这是了汉唐文明的魂灵，作为对先人精神的传扬，于今天仍有宏大的现实意义。

<<大风歌>>

作者简介

李硕儒，生于河北，长于北京，曾做过记者，编辑，编剧，导演，后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出版社编委会编委、文学期刊《小说》主编。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8年移居美国，现任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副会长，《美华文学》杂志副主编。

先后出版过小说集《爱的奔逃》，散文随笔集《红磨坊之夜》、《浮生三影》、《彼岸回眸》、《寂寞绿卡》，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浮尘岁月》，与人合写过长篇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曾做过《延安颂》、《周恩来在上海》、《周恩来在重庆》、《冼星海》、《船政风云》等电视剧的艺术顾问。

在全国各大报刊和美国中文报刊发表文章近百万字。

散文随笔集《外面的世界》曾获全国图书二等奖，长篇电视剧《巨人的握手》曾获全国电视金鹰奖。

<<大风歌>>

书籍目录

第一章一片死寂。

这久久的沉寂终于孕育出大风搅动云天的声音，这声音由轻至重、由滞重到强烈。

随着骤起的大风，远处空无的地平线升起一片烟尘，烟尘直接浓云，黄褐的，淡蓝的，瓦灰的，玫红的……从虚渺到浓重到气势压顶，挥洒着，挤压着，排拒着，撕扯着……像是一片发自地心、起白天际的天籁声、脚步声、马蹄声，自远而近，由弱至强，直至震人耳鼓、慑人心魄，地在震动，云在飞旋……在地动云飞、步伐震人的巨响中，一面溅满鲜血的“汉”字大旗和破碎的旗阵、闪亮的枪戟扑面而来。

透过旌旗枪戟，走入视线的将士虽是满身战尘、累累伤痕，可那一双双眼睛却洋溢着胜利者的刚毅和自豪……这是公元前201年一个秋日的下午。

五十五岁的刘邦在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之后，征尘未洗，又开始了诛灭异姓王之战。

此刻，他在平定了燕王臧荼的反叛后，正率领着胜利之师凯旋而归。

大军继续前行。

透过侍卫军闪亮的枪戟旗幡，终于闪出纵马前行的刘邦。

他的铁盔、战袍，两道上翘的嘴角描出得天下者的骄纵和霸气。

然而，他的心底波澜，并不像脸上写的那么清楚。

他是打败项羽统一了天下，坐上了皇位，可当初为了谋取霸业，出于笼络英才、啸聚实力的目的，在战乱中不得不封就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臧荼等异姓王们，在得天下后各自居功自恃，而今又各自在封国中拥兵自重，稍有不慎，就会起兵反叛。

就说这燕王臧荼，虽说叛乱不足两月就已生俘，叛乱平复，可想想各封国的情形，这让已经坐在长安龙榻上的他似乎日日都在刀剑丛中。

他不由得摘下头上铁盔，秋风吹来，那上耸偏右的椎髻竟随风散乱下一缕。

他捋着那把乱发，突然发现原是黑亮得极富弹性的头发不知何时竟已变得如此焦枯稀少，稀少的头发中却又掺进过多的白发……他不由发出一声叹息：真是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

看来，异姓人都不可靠，只有靠刘氏子孙，可儿子们除长子刘肥已经成人、派上了用场外，其他几个都还太小……就在刘邦想着他子女的同时，他的七个儿子也正聚在长乐宫操练场上练武。

那是个宽阔的宫内广场，一面是高耸的宫墙，一面是水光滟潏的湖泊，广场周围那一株株榆树，柳树，在那棵千年古槐千梦树四周，如忠诚的校尉，更像听话的子孙。

千梦树下那个横卧的巨大木架上，摆放着刀、枪、剑、戟、锤、矛、盾、弓弩、铁钩镶……等诸般武器，在秋阳照射下，这些武器寒光四射，连操练场都渗出一股杀气。

太子刘盈、三皇子刘如意和四皇子刘恒等一个比一个年岁小的众皇子们个个顶盔戴甲、手持武器，正在变换着招数，对舞拼杀。

刘如意边挥长戟边大喊道：杀得再狠点，父皇说他回宫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我们比武！

这话声犹如助战的号角，顿时，七位皇子就辗转腾挪，刀起剑落，将个空旷严整的操练场杀得尘土飞扬，震得千梦树也摇落了一地落叶……在刘邦率领大军平定臧荼的时候，他又派遣左丞相樊哙和南军统领吕释之率兵追剿项羽残部。

说起项羽残部，最让刘邦忧心的就是钟离昧，这位楚霸王帐下的五虎上将，神勇智慧、最善用兵，在几次阵前交锋中都曾重创刘邦。

可自楚军郊下溃败后，钟离昧就隐于民间，毫无踪迹，这怎能不令刘邦焦虑！

衔命追拿的樊哙、吕释之更是心焦如焚，他们寻踪追迹、到处访察，终于发现了钟离昧的行踪，一路追杀到了楚国国都下邳。

此时，天已是黄昏时分，九月的秋风吹来一片萧瑟。

透过薄暮的幽光，只见衣衫褴褛的钟离昧正快步如飞，提剑奔跑。

身着大将军服的樊哙、吕释之率部紧追。

飞跑中的樊哙抡起长戟，大喝道：快！

抓住他，前面跑掉的就是项羽大将钟离昧。

<<大风歌>>

吕释之不停地挥动着双手：你们这边，你们那边，追了上千里了，再也不能让他跑掉！犬吠马嘶，人声鼎沸，惊飞了一群栖息的乌鸦，它们呱呱噪着飞向楚国王宫宫墙里的一棵大树。紧随着乌鸦的呱呱噪声，一只黑影也跃过宫墙城墙。

紧追不舍的樊哙他们在楚王韩信的王宫宫门外不见了钟离昧的行踪。

钟离昧已经无路可走，求生的愿望让他最终不得不逃往楚王韩信处。

他跑近韩信的寝宫前，轻轻敲着门：韩信兄，楚王，快救我！

韩信一跃而起，迅速推开寝宫大门，未及细看，就将钟离昧拉进门来：钟离兄，快进来！

说罢，韩信挥手示意，命卫士们即刻离去。

楚王宫门外。

楚国军士严守宫门，不准任何人入内。

在知道刘邦对钟离昧展开拉网式搜捕后，韩信就一直为他昔日的好友担忧着，韩信和钟离昧曾经同在项羽麾下共事，是无话不谈的好友。

韩信知道被迫杀的钟离昧最终只有选择他这里为避难之处，除此，钟离昧别无选择。

所以当钟离昧扣响他楚宫大门后，他毫不犹豫地接纳了这个刘邦最为痛恨的人。

此时，樊哙已率追兵赶来，他厉声命令楚军侍卫说：快报楚王，钟离昧逃至宫下，突然不见了踪影！

吕释之道：我们进去搜，他跑不了！

王都尉上前打揖：下官有礼了，楚王近日染上风寒，正在静卧，任何人不得进宫惊扰！

王都尉话音未落，身穿便袍的韩信推开楚宫大门，从容地打个手势：哦，左丞相，禁卫军统领，两位迢迢千里来访，快请，快请！

樊哙倒尴尬起来，他拱拱手，憨憨地笑了笑：咳，还是叫大将军吧，什么左丞相，听不惯。

韩信道：对对，大将军，武人嘛！

吕释之的嚣张气也在神态自若的韩信面前顿然消失了。

他尴尬地笑着说：楚王，别见怪，我们是奉旨行事！

吕释之边说边欲进宫搜查。

不知是出于对韩信一贯忠直信赖，是出于对他勇武、智谋的敬畏，还是慑于他不怒而威的气势，樊哙制止了吕释之的脚步。

樊哙双手抱拳：我们追赶逃犯至此，才冒犯了楚王。

想楚王是明大义的人，绝不会辜负陛下，去包庇项羽死党！

我会如实禀报陛下。

韩信的眼睛掠过一丝慌乱，他深知来者的分量。

樊哙这位原在丰沛集镇上以屠狗为生的大汉力大忠直，从刘邦斩蛇起义时起就与刘邦生死相随、不离左右。

鸿门宴上，为了表示汉军的勇力和坦荡，他竟生吞一条猪腿，震得项羽都瞠目结舌，放走了刘邦，后来他娶吕嫪为妻，成了刘邦的连襟，他这左丞相的权力地位是来之不虛的；吕释之是吕皇后的二哥，官居南军统领，即守卫京师的最高统帅，这两员大将率军捉拿钟离昧至他楚国的城下，他韩信怎能等闲对待！

韩信稳稳心神，继而睥睨而视。

樊哙悻悻打揖：楚王，咳，我们重任在身，告辞了！

说罢，樊哙与吕释之转身离去。

韩信立在门口，一直看着两人骑马消失。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來。

樊哙、吕释之率兵纵马驶向月下的原野。

吕释之抱怨道：当年封他为王就知道会有今天。

樊哙道：知道也得封，陛下，当年的汉王不封他为齐王，他能跟汉王一心打天下？

吕释之又抱怨道：跑了这么远的路，怎么也该进去把钟离昧搜出来！

樊哙晒笑：我的大统领啊！

他既然藏起钟离昧，能让咱们搜出来？

<<大风歌>>

吕释之也反唇回击：我的左丞相妹夫，您的谋略见长啊！

樊哙猛抽一鞭：别跟我这闲磨牙了。

快禀报陛下下去吧。

刘邦大军进入一片平川。

收割不久的谷茬齐刷刷、密麻麻，亮着少有的生机劲道，刘邦不禁仰天喟叹：上苍助我，看来今年真是战乱中少有的好年景啊……他盱目远看，只见从南面跑来一彪人马，倏忽间，樊哙、吕释之率军赶来。

至刘邦坐骑前，他们翻身下马，跪地而拜：拜见陛下。

刘邦整整铁盔，重又恢复了惯常的威严；不是让你们搜捕项羽余部吗，这些日子有何斩获？

樊哙道：我们直追钟离昧到楚王宫前，可夜越来越黑，他就突然不见了。

吕释之接道：明明是被韩信藏起来了嘛。

刘邦闻听钟离昧的踪迹，半晌不语，可他的神经却立即兴奋起来，眼前不由地闪现出楚汉争战时，自己不止一次被他打得丢盔弃甲的情形，他突然高声叫道：你们为何不进宫抓捕？

在盛怒的刘邦面前，樊哙和吕释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刘邦敛起怒容：也是，你们进得去吗？

就算是进去了，他韩信能让你们搜到吗？

钟离昧是谁？

他可是韩信旧日好友，他们可是生死弟兄啊！

他突然剑眉倒竖，刷地拔出腰间佩剑：周勃、陈平、灌婴！

周勃、陈平、灌婴应声拍马近前：臣在。

刘邦说：朕一再下诏捉拿项羽余孽，如今钟离昧藏匿楚国，韩信竟不剿不报！

自大汉建立，改齐王为楚王的韩信像变了一个人，声息不闻、行迹不露，不知打的什么主意……是啊，那素称膏壤千里的齐国地盘何其大、人口何其多，土地何其肥沃！

光那片封国的子民就占大汉人口的三分之一，他当然舍不得！

就因为此，他自齐国到楚国后，就妄称身体有疾，不来朝贺，也不派使臣……刘邦越说越气，越说越疑窦丛生：万一韩信与钟离昧联手，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他顺手按了一下腰间佩剑，从牙齿里蹦出几个字说：韩信岂不是生了反心！

与其他反，不如朕讨！

颁旨：大军即刻转道，挥师楚国！

周勃、灌婴立即跨前一步，拱手称诺：遵旨。

陈平却揖礼拜道：启奏陛下，臣……刘邦道：噢？

曲逆侯，听到陈平有话要说，刘邦不能不按住已经蹿到喉咙口的怒火。

他太知晓并且欣赏这位美男子的智慧和谋略了。

正因为如此，哪管他从服侍魏王豹到投奔项羽到终归跟从自己，哪管对他的行为操守有种种闲言碎语，刘邦从未计较。

他宁愿用一个不掩瑕疵的人才，也不愿用一个完美的奴才，故此，在刘邦心目中，陈平是仅次于张良的奇谋之士，他任命他为监护所有将领的护军中尉。

他的建言刘邦从来都慎听慎纳。

看着陈平这位虽已年过半百但仍然高大魁伟的谋士，刘邦点了点头说：有什么话就说。

……

<<大风歌>>

章节摘录

第一章一片死寂。

这久久的沉寂终于孕育出大风搅动云天的声音，这声音由轻至重、由滞重到强烈。

随着骤起的大风，远处空无的地平线升起一片烟尘，烟尘直接浓云，黄褐的，淡蓝的，瓦灰的，玫红的……从虚渺到浓重到气势压顶，挥洒着，挤压着，排拒着，撕扯着……像是一片发自地心、起白天际的天籁声、脚步声、马蹄声，自远而近，由弱至强，直至震人耳鼓、慑人心魄，地在震动，云在飞旋……在地动云飞、步伐震人的巨响中，一面溅满鲜血的“汉”字大旗和破碎的旗阵、闪亮的枪戟扑面而来。

透过旌旗枪戟，走入视线的将士虽是满身战尘、累累伤痕，可那一双双眼睛却洋溢着胜利者的刚毅和自豪……这是公元前201年一个秋日的下午。

五十五岁的刘邦在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之后，征尘未洗，又开始了诛灭异姓王之战。

此刻，他在平定了燕王臧荼的反叛后，正率领着胜利之师凯旋而归。

大军继续前行。

透过侍卫军闪亮的枪戟旗幡，终于闪出纵马前行的刘邦。

他的铁盔、战袍，两道上翘的嘴角描出得天下者的骄纵和霸气。

然而，他的心底波澜，并不像脸上写的那么清楚。

他是打败项羽统一了天下，坐上了皇位，可当初为了谋取霸业，出于笼络英才、啸聚实力的目的，在战乱中不得不封就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臧荼等异姓王们，在得天下后各自居功自恃，而今又各自在封国中拥兵自重，稍有不慎，就会起兵反叛。

就说这燕王臧荼，虽说叛乱不足两月就已生俘，叛乱平复，可想想各封国的情形，这让已经坐在长安龙榻上的他似乎日日都在刀剑丛中。

他不由得摘下头上铁盔，秋风吹来，那上耸偏右的椎髻竟随风散乱下一缕。

他捋着那把乱发，突然发现原是黑亮得极富弹性的头发不知何时竟已变得如此焦枯稀少，稀少的头发中却又掺进过多的白发……他不由发出一声叹息：真是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

看来，异姓人都不可靠，只有靠刘氏子孙，可儿子们除长子刘肥已经成人、派上了用场外，其他几个都还太小……就在刘邦想着他子女的同时，他的七个儿子也正聚在长乐宫操练场上练武。

那是个宽阔的宫内广场，一面是高耸的宫墙，一面是水光滟潏的湖泊，广场周围那一株株榆树，柳树，在那棵千年古槐千梦树四周，如忠诚的校尉，更像听话的子孙。

千梦树下那个横卧的巨大木架上，摆放着刀、枪、剑、戟、锤、矛、盾、弓弩、铁钩镶……等诸般武器，在秋阳照射下，这些武器寒光四射，连操练场都渗出一股杀气。

太子刘盈、三皇子刘如意和四皇子刘恒等一个比一个年岁小的众皇子们个个顶盔戴甲、手持武器，正在变换着招数，对舞拼杀。

刘如意边挥长戟边大喊道：杀得再狠点，父皇说他回宫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我们比武！

这话声犹如助战的号角，顿时，七位皇子就辗转腾挪，刀起剑落，将个空旷严整的操练场杀得尘土飞扬，震得千梦树也摇落了一地落叶……在刘邦率领大军平定臧荼的时候，他又派遣左丞相樊哙和南军统领吕释之率兵追剿项羽残部。

说起项羽残部，最让刘邦忧心的就是钟离昧，这位楚霸王帐下的五虎上将，神勇智慧、最善用兵，在几次阵前交锋中都曾重创刘邦。

可自楚军郊下溃败后，钟离昧就隐于民间，毫无踪迹，这怎能不令刘邦焦虑！

衔命追拿的樊哙、吕释之更是心焦如焚，他们寻踪追迹、到处访察，终于发现了钟离昧的行踪，一路追杀到了楚国国都下邳。

此时，天已是黄昏时分，九月的秋风吹来一片萧瑟。

透过薄暮的幽光，只见衣衫褴褛的钟离昧正快步如飞，提剑奔跑。

身着大将军服的樊哙、吕释之率部紧追。

飞跑中的樊哙抡起长戟，大喝道：快！

抓住他，前面跑掉的就是项羽大将钟离昧。

<<大风歌>>

吕释之不停地挥动着双手：你们这边，你们那边，追了上千里了，再也不能让他跑掉！犬吠马嘶，人声鼎沸，惊飞了一群栖息的乌鸦，它们呱呱噪着飞向楚国王宫宫墙里的一棵大树。紧随着乌鸦的呱呱噪声，一只黑影也跃过宫墙城墙。

紧追不舍的樊哙他们在楚王韩信的王宫宫门外不见了钟离昧的行踪。

钟离昧已经无路可走，求生的愿望让他最终不得不逃往楚王韩信处。

他跑近韩信的寝宫前，轻轻敲着门：韩信兄，楚王，快救我！

韩信一跃而起，迅速推开寝宫大门，未及细看，就将钟离昧拉进门来：钟离兄，快进来！

说罢，韩信挥手示意，命卫士们即刻离去。

楚王宫门外。

楚国军士严守宫门，不准任何人入内。

在知道刘邦对钟离昧展开拉网式搜捕后，韩信就一直为他昔日的好友担忧着，韩信和钟离昧曾经同在项羽麾下共事，是无话不谈的好友。

韩信知道被迫杀的钟离昧最终只有选择他这里为避难之处，除此，钟离昧别无选择。

所以当钟离昧扣响他楚宫大门后，他毫不犹豫地接纳了这个刘邦最为痛恨的人。

此时，樊哙已率追兵赶来，他厉声命令楚军侍卫说：快报楚王，钟离昧逃至宫下，突然不见了踪影！

吕释之道：我们进去搜，他跑不了！

王都尉上前打揖：下官有礼了，楚王近日染上风寒，正在静卧，任何人不得进宫惊扰！

王都尉话音未落，身穿便袍的韩信推开楚宫大门，从容地打个手势：哦，左丞相，禁卫军统领，两位迢迢千里来访，快请，快请！

樊哙倒尴尬起来，他拱拱手，憨憨地笑了笑：咳，还是叫大将军吧，什么左丞相，听不惯。

韩信道：对对，大将军，武人嘛！

吕释之的嚣张气也在神态自若的韩信面前顿然消失了。

他尴尬地笑着说：楚王，别见怪，我们是奉旨行事！

吕释之边说边欲进宫搜查。

不知是出于对韩信一贯忠直信赖，是出于对他勇武、智谋的敬畏，还是慑于他不怒而威的气势，樊哙制止了吕释之的脚步。

樊哙双手抱拳：我们追赶逃犯至此，才冒犯了楚王。

想楚王是明大义的人，绝不会辜负陛下，去包庇项羽死党！

我会如实禀报陛下。

韩信的眼睛掠过一丝慌乱，他深知来者的分量。

樊哙这位原在丰沛集镇上以屠狗为生的大汉力大忠直，从刘邦斩蛇起义时起就与刘邦生死相随、不离左右。

鸿门宴上，为了表示汉军的勇力和坦荡，他竟生吞一条猪腿，震得项羽都瞠目结舌，放走了刘邦，后来他娶吕嫪为妻，成了刘邦的连襟，他这左丞相的权力地位是来之不虛的；吕释之是吕皇后的二哥，官居南军统领，即守卫京师的最高统帅，这两员大将率军捉拿钟离昧至他楚国的城下，他韩信怎能等闲对待！

韩信稳稳心神，继而睥睨而视。

樊哙悻悻打揖：楚王，咳，我们重任在身，告辞了！

说罢，樊哙与吕释之转身离去。

韩信立在门口，一直看着两人骑马消失。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樊哙、吕释之率兵纵马驶向月下的原野。

吕释之抱怨道：当年封他为王就知道会有今天。

樊哙道：知道也得封，陛下，当年的汉王不封他为齐王，他能跟汉王一心打天下？

吕释之又抱怨道：跑了这么远的路，怎么也该进去把钟离昧搜出来！

樊哙哂笑：我的大统领啊！

他既然藏起钟离昧，能让咱们搜出来？

<<大风歌>>

吕释之也反唇回击：我的左丞相妹夫，您的谋略见长啊！

樊哙猛抽一鞭：别跟我这闲磨牙了。

快禀报陛下下去吧。

刘邦大军进入一片平川。

收割不久的谷茬齐刷刷、密麻麻，亮着少有的生机劲道，刘邦不禁仰天喟叹：上苍助我，看来今年真是战乱中少有的好年景啊……他盱目远看，只见从南面跑来一彪人马，倏忽间，樊哙、吕释之率军赶来。

至刘邦坐骑前，他们翻身下马，跪地而拜：拜见陛下。

刘邦整整铁盔，重又恢复了惯常的威严；不是让你们搜捕项羽余部吗，这些日子有何斩获？

樊哙道：我们直追钟离昧到楚王宫前，可夜越来越黑，他就突然不见了。

吕释之接道：明明是被韩信藏起来了嘛。

刘邦闻听钟离昧的踪迹，半晌不语，可他的神经却立即兴奋起来，眼前不由地闪现出楚汉争战时，自己不止一次被他打得丢盔弃甲的情形，他突然高声叫道：你们为何不进宫抓捕？

在盛怒的刘邦面前，樊哙和吕释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刘邦敛起怒容：也是，你们进得去吗？

就算是进去了，他韩信能让你们搜到吗？

钟离昧是谁？

他可是韩信旧日好友，他们可是生死弟兄啊！

他突然剑眉倒竖，刷地拔出腰间佩剑：周勃、陈平、灌婴！

周勃、陈平、灌婴应声拍马近前：臣在。

刘邦说：朕一再下诏捉拿项羽余孽，如今钟离昧藏匿楚国，韩信竟不剿不报！

自大汉建立，改齐王为楚王的韩信像变了一个人，声息不闻、行迹不露，不知打的什么主意……是啊，那素称膏壤千里的齐国地盘何其大、人口何其多，土地何其肥沃！

光那片封国的子民就占大汉人口的三分之一，他当然舍不得！

就因为此，他自齐国到楚国后，就妄称身体有疾，不来朝贺，也不派使臣……刘邦越说越气，越说越疑窦丛生：万一韩信与钟离昧联手，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他顺手按了一下腰间佩剑，从牙齿里蹦出几个字说：韩信岂不是生了反心！

与其他反，不如朕讨！

颁旨：大军即刻转道，挥师楚国！

周勃、灌婴立即跨前一步，拱手称诺：遵旨。

陈平却揖礼拜道：启奏陛下，臣……刘邦道：噢？

曲逆侯，听到陈平有话要说，刘邦不能不按住已经蹿到喉咙口的怒火。

他太知晓并且欣赏这位美男子的智慧和谋略了。

正因为如此，哪管他从服侍魏王豹到投奔项羽到终归跟从自己，哪管对他的行为操守有种种闲言碎语，刘邦从未计较。

他宁愿用一个不掩瑕疵的人才，也不愿用一个完美的奴才，故此，在刘邦心目中，陈平是仅次于张良的奇谋之士，他任命他为监护所有将领的护军中尉。

他的建言刘邦从来都慎听慎纳。

看着陈平这位虽已年过半百但仍然高大魁伟的谋士，刘邦点了点头说：有什么话就说。

<<大风歌>>

编辑推荐

《前汉五十年沧桑:大风歌》：著名旅美作家李硕儒，著名女作家张伟佳倾力打造，年度巨著再掀历史浪潮。

著名导演黄健中继《越王勾践》《大秦帝国》后又一部大型史诗性历史巨作。

昨夜星辰昨夜风，吹不尽开疆拓土鼓乐鸣。

今朝明月今日歌，唱不尽江山碧野盛世情。

长安明月塞外清，谁能忘雪夜送衣念苍生？

生命有尽花有老，难割舍诗心惠雨入灞陵。

<<大风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